

## 一名經濟學家認為現行教育體制幾乎是無用的 “An Economist Argues That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Largely Useless”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經濟學被稱為是鬱悶科學（Dismal science），而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也的確抱持悲觀的看法。他主張教育這項基本社會福利幾乎是無用的，至少從提供學習的方面來看。

大部份人都認為學校讓我們更聰明或是對工作能更有所準備。但是卡普蘭教授在其 2018 年出版的著作【對教育的控訴：為什麼教育體制浪費時間及金錢】（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中主張：學位的主要優勢在於向雇主發出訊號，標示大學畢業生有韌性且服從地在多年內完成了無意義的作業。這個訊號，而不是教育實際上可能未給予的高階技能，引領人們在畢業後進入以金錢做回報的職涯。同時，不管學生有多聰明或勤奮，都因為他們反抗教育體制而被懲罰。

卡普蘭教授相信更多的教育成本應該從政府負擔轉移到個人，但是他對這個想法同樣不樂觀。他說，我們被鎖在一個在教育上花費幾仟億，然後以得到學位作為回報的現況中。

以下節錄卡普蘭教授與高等教育紀事報對教育的不合時宜進行了訪談的回答內容。

教育並不一定要在一個人每天的工作中派上用場才有價值，但是教育必須要有用或是有趣。不幸的是，對大部分學生而言，這兩者皆無。大部分人們所受的教育，與他們工作中使用的知識之間有極大的差距，而學生上課只是為了獲得學位，這讓教育看來是項浪費。

而要讓我的學科更適宜，我必須對學生從事的職業認識更多，因為經濟學不是職業教育。我必須誠實地說，在我對學生的職業一無所知下，我並不能用教學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

我的確嘗試教導學生有用的技能，但我對學生依照所學去改變生活不樂觀。大部分人認為教育就是回答試卷，答完後就回到日常生活。我引用教學獎常勝軍，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開學幾周後，課堂上有一半的學生都缺席了。世上最好的教授教導世上最好的大學的學生，但卻有一半的學生認為不值得花

時間去上課。你只能說，比起其他事情，世上最好的教授對學生而言也是無趣的。這是很難面對的真相。

很久以前我們也實行過強迫學生選讀不感興趣的科目，冀望他們從中發展興趣。但更多的是學生受苦且沒有從中獲益，他們只是安靜地忍受或向朋友訴苦。而所有關於教育的討論都是由喜歡學校且跟學生接觸的人主導的。我想做的是為那些沉默的人發聲。

在書中我也談論了社會預期偏誤（social-desirability bias）：仔細觀察人們的行為，你會發現與他們所說的並不相符。雇主說看中人文教育，想僱用全面發展、思考的人，實際上是僱用把工作做好、帶來利潤的人。人文教育對雇主而言只是選擇員工的方式而已。

我提倡削減政府教育支出，減少大學生人數。我對教育改革的看法是解決方案難尋，但是我們仍應繼續尋找可行的方法，以取代現行已知的虛擲金錢的計畫。第二步就是開放式地討論該如何使用資金，即便最終會花費在與教育無關的方面。

我們目前在一個無法發揮功用的體制內，就算找到了可行方案卻不執行。這就是問題所在：沒有人想要改善這個失調的體制。

假設我被委以修復美國教育的重任，我的改革計畫首先是讓職業教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讓對學術科目不感興趣的青少年開始對就業做準備。這不代表他們注定是藍領階級，但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各種職業，從中發掘興趣及天份，直接進入工作場所去嘗試。當然，在這個年紀要持續訓練他們閱讀、寫作、及數學的能力，但要最小化花費在其他學科的時間。

我傾向適度地調度資金到中老年教育，讓人們有充實人生的機會，而不是將資金特別挹注在年輕一代身上。

高等教育方面，將資金集中於可以實際使用在工作上的專業，大幅刪減政府對偏好導向的學科的支出。我看不出來為什麼相較於詩詞，漫畫沒有得到政府支持？從藝術價值上而言，我認為今日漫畫的價值比詩詞高。只是詩詞有其固有的高社會地位而已。

**資料來源：2018年01月29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紀事報》**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n-Economist-Argues-That-Our/242348>**